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创刊35周年成果巡礼

探索与创新

主编 赵心愚 余仕麟

哲学·宗教： 智慧与超越

副主编 尹邦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创刊35周年成果巡礼

探索与创新

主 编 赵心愚 余仕麟

哲学·宗教： 智慧与超越

副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庄 剑
责任校对:舒 星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宗教:智慧与超越 / 赵心愚, 余仕麟主编.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7
(探索与创新)
ISBN 978-7-5614-7913-1

I. ①哲… II. ①赵… ②余… III. ①哲学—文集
②宗教—文集 IV. ①B-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2612 号

书名 哲学·宗教:智慧与超越

主 编 赵心愚 余仕麟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7913-1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9
字 数 51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cn>

总序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学报社科版）创刊于1979年7月，是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应运而生的宁馨儿。35年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和党的民族政策的阳光雨露，在学校党委、行政的正确领导和强有力的支持下，学报社科版通过不断的改革探索和锐意创新，刊物质量不断提高，社会影响逐渐扩大，近20年来已经陆续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全国高校百强社科期刊，还被评为“全国民族地区学报名刊”“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名刊”等，并且在CSSCI期刊的评选中连续数届名列全国民族学与文化学类学术期刊前茅。“三十而立”，35岁的学报社科版已经开始走向成熟。

回想35年前创刊之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开过，正从“文化大革命”浩劫中恢复过来的西南民族学院（2003年6月更名为西南民族大学）改由国家民委和四川省双重领导（以国家民委为主），并被列为“六五”期间重点建设院校，学校迎来了自1951年建校以来的第二次大发展。1979年3月，学校《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教学、科研上的意见》颁布实施后，更为把工作重心从思想、工作、制度上转移到教学、科研上来，做了一系列准备，为本刊的创办和发展营造了宽松有利的环境。自创刊以来，学校在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硬件设施、办公经费等方面



面，都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尤其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学校实现跨越式、超常规大发展，进入了建校以来发展得最快、最好的黄金时期，办学规模迅猛扩大，办学实力和办学水平迅猛提升，学校从各方面对学报的支持自然更大，要求也更高。这些年来，学报社科版和理科版（1975年创刊）努力抓住这种大好机遇改革创新，加快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学报社科版，自“十五”以来更加明确了特色化发展战略，立足学校的学科特色和地处大西南的地域优势努力做大做强“民族学·人类学”板块，着重打造“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文化”“藏彝走廊”“灾难人类学”等栏目和专题，逐渐凝练了自身特色和品牌优势；同时锐意改革，不断创新，较早在全国学报界推出了一系列新的改革尝试，并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强化科学管理，一次又一次取得较大的突破，在海内外学术界尤其是民族学界产生了较高的知名度和较大的影响力，成了为数不多的同时拥有最重要的“三核心”（CSSCI 来源期刊、中心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头衔的重量级刊物，被誉为“民族学类学术期刊的一朵奇葩”。

作为综合性学术期刊，学报社科版开设有“民族学·人类学”“哲学·宗教”“法学”“经济·管理”“新闻传播”“语言文学”“政治”“历史”“教育”等基本栏目，创刊以来各个栏目所刊发的文章数以千计。在创刊35周年之际，学报编辑部以基本栏目为单位，从各个栏目历年所刊发的众多文章中各精选出四五十篇辑集成册，结成《民族学·人类学：追述与反思》《民族文化：发掘与弘扬》《哲学·宗教：智慧与超越》《法学：社会秩序如何构建》《经济·管理：效率与福利》《生态文明：利用与厚生》《文学：从文化启蒙到思想激荡》《传媒与文化产业：媒介时代前瞻》《政治·历史：守望与追求》《教育：百年树人》《信息分析与科学评价：学术影响力研究》等11个专题卷册，作为纪

念创刊 35 周年的“探索与创新”系列丛书，其目的有三：一是检视创刊 35 年来各个基本栏目的大体质量，二是反映我校学报社科版创刊 35 年来在推动我国学术进步和文化繁荣方面做出的努力，三是为各学科领域专家学者对我校学报办刊 35 年来的优秀文章进行“专业化”阅读提供方便。

为了从各个栏目数以千计的文章中遴选出相对较为优秀的四五十篇作品，丛书各卷册都遵循如下遴选标准：（1）名家名稿；（2）他引次数多的文章；（3）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中国高校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四大文摘转载的文章；（4）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社科成果奖的文章；（5）属于省部级以上基金项目成果等。在选编时，上述条件同时具备得越多者优先入选，而入选文章至少要符合其中的一两条。在此前提下，丛书还同时考虑到各个年代和卷册内各个栏目板块以及文章主题的基本平衡，规定原则上一个作者的文章在一卷中最多只能选用一篇。这样，既尽可能照顾到更多的作者，又保证了每一篇入选文章都具有较高的质量。

21 世纪的今天，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层出不穷，全球化、数字化、国际化浪潮滚滚而来，势不可挡，高校学报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和更为激烈的竞争。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作为面向海内外发行的综合性学术期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将再接再厉，进一步提高办刊水平，既要及时反映西南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新成果，为促进西南民族大学的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更要为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传播、传承和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学术支撑，使其不仅在国内成为名刊，也能够面向世界，逐步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是为序。

目 录

经典智慧与当代中国

- 经典之前的中国智慧（选） 王小盾（1）
孟子国家学说的逻辑构成：从孔子到孟子（选）
..... 王富仁（17）
儒家经典重释的当代意义
——《大学》《中庸》讲演录（选） 王岳川（49）
忠孝伦理：中国人的一种智慧生存方式 余仕麟（91）
儒学对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的影响 杨翰卿（103）
论藏文《诗镜》生命美学意蕴 徐其超（118）

中国现当代哲学

中国走向自由之路的哲学思考

- 冯友兰文化观解读 胡军（141）
从“外王”到“内圣”：以“社会公义”论为核心的儒学
——后新儒学的新思考 林安梧（165）
论贺麟新心本体论体系的构建及其历史性转变 刘俊哲（183）

西方哲学

从心理学到释义学

- 狄尔泰描述心理学的启示 张汝伦（200）

现代与后现代思想

- 评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末西方美学的两重边界 彭富春 (217)
言语博弈与认知世界的变迁 潘天群 (235)
胡塞尔意向性理论的构成及意义 李蜀人 (243)
上帝是公义的吗?
——对世间痛苦问题的思考
[德]彼得·诺伊内尔 著 宗晓兰 译 (265)
神学诠释的四个向度
——读谢列贝克斯的《信仰的理解——诠释与批判》
查常平 (279)

藏传佛教

- 破斥对旧译金刚乘之邪见
地迥·希饶多吉 著 刘 勇 译注 (293)
萨班对十二、十三世纪藏传佛教的批判
——《三律仪辨别论》评述 张炜明 陈 兵 (321)
试论宗喀巴大师的宗教改革 李元光 (347)
桑耶寺的香火
——《禅定目炬》和《拔协》对吐蕃宗论起因的不同叙述
尹邦志 张炜明 (355)

少数民族地区宗教

- 白族本主名称考 董建中 (375)
彝族撒梅人西波宗教调查研究
蔡华 李生福 山林 克撒 吉合嘎博 (385)
近代天主教在川滇藏交界地区的传播
——以“藏彝走廊”为视角 秦和平 张晓红 (401)



中印佛学

- 玄奘及唯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黄心川 (417)
《阿含经》及部派佛学的深层心识说 陈 兵 (427)
初期瑜伽行派之止观要义
——“七觉分”的完满开展 释昭慧 (438)
普贤信仰及大乘普贤形象的演化 张子开 (451)
佛学家林藜光学术与生平杂考 王启龙 (474)
因明百年 谁与评说? 郑伟宏 (487)

巴蜀禅学

- 巴蜀禅系论略 祁和晖 (501)
楚山绍琦禅师念佛禅思想的基本特征 李利安 (517)
丈雪通醉禅师对四川佛教的贡献
——兼谈明清四川佛教的性格 黄夏年 (530)
面对遗产：我们手足无措
——关于峨眉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换位思考
..... 段玉明 吴开婉 (546)

道教文化

- 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 卿希泰 (556)
三家四派丹法略讲 胡孚琛 (564)
大道修行的自然快乐
——以《太平经》为主体的思想分析 詹石窗 (575)
道教外丹黄白术理论与古代化学思想略析 盖建民 (585)



经典之前的中国智慧（选）

王小盾

一、神话是什么

今天讲一下对神话的认识，首先谈一谈神话是什么。

关于神话有两个比较著名的定义。一个说神话是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古老的散文作品，是那一时期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加以不自觉的形象化的表述，是以幻想为主要手段的语言艺术。——这是教科书的说法，是在中国流行最广的定义。这个关于神话的观点，大家是不是同意呢？

另外一个定义是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或者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①——这是马克思的话，是关于神话功能的经典的论述。关于神话的这一观点，大家是不是也同意呢？

一般人会同意上述两种看法。但从我所接触到的中国神话（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神话）的情况来看，我觉得这两个定义都是错误的。

神话是“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古老的散文作品”吗？不是的。《山海经》好像是散文，但是那是关于神话的记录，不是神话本身。只要去看看中国西南地区各民族留下来的神话，我们就会

^① [德]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页。



知道：神话是要在仪式上演唱的。如果不是韵文，它便记忆不下来，表演不出来。本来形态的神话、用于讲唱的神话，只能采用韵文形式。只是由于记录的缘故，在保存和流传的过程中，神话文本失去了它的本来形态，变成了散文。

神话是“幻想”或者是“不自觉的表述”吗？也不是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神话叙述的后面总是隐藏着某种历史真实。甚至可以说，神话的每一句话都具有历史的真实。神话是一个族群的神圣活动，是世代相传的集体记忆。因此，只有现实地影响了族群命运的事件、物品、制度、习惯和社会现象，才能进入神话。怎么能把神话看作是对于社会和自然界不自觉的、形象化的表述呢？

另外，我们也不能把神话归结为语言艺术。过去，神话的教学是放在中文系进行的，是作为文学史的一部分进行的，这样就造成了一种误解，认为神话也是一种文学。但在实际生活中，神话并不是一种故事叙述，而是关于仪式的记录。神话在它产生和流行的时代，是作为知识和信仰在先民的生活中发生作用的，而不是作为文学、作为娱情的手段发生作用的。

马克思的那段话也是错误的。因为他片面强调了神话的巫术作用，而取消了神话的认识作用、记录作用、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而我们所看到的神话都有这些作用——否则这些神话怎么能存在下来呢？神话面对的事物不仅有“自然力”，而且有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当然，马克思针对的那些神话是西方的神话（比如希腊的神话），而不是中国的神话。其实，中国神话才能反映神话的本来形态。中国神话表明：神话的存在不仅是作为宗教和巫术的存在，而且首先是作为科学与知识的存在。

关于这句话，可以这样做点补充：现在我们来看史前时代留下的文化遗产，主要可以看到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也就是绘制在各种陶器上的彩色纹饰；第二样东



西就是神话，包括神话在民族学资料和语言学资料中的遗存。显而易见，神话是认识史前文化的非常重要的依据。可以说，是关于人类进化的那个早期历程的所有记忆的总和。这显然一个现实的过程，因此，关于这段历程的记录绝不会只是“想象”。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以上这样的错误呢？我想，就第一个定义来说，是由于来自狭隘的文学趣味的片面；就第二个定义来说，是来自哲学能力的片面。

在大学的教科书中，其实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类似的片面。举个例子，最流行的一本中国文学史教科书是这样描述神话的——它说：夸父为什么要与日逐走，这已经不得而知了，但夸父那强烈的自信心、那奋力拼搏的勇气以及他那溶入太阳光芒中的高大形象，构成了一幅气势磅礴的画面，反映了古代先民壮丽的理想。关于女娲，它说：女娲神话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着奇异神通而又辛勤劳作的妇女形象，她所做的一切都充满了对人类的慈爱之情。这些说法实际上是“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一说的具体化。可能大家是凭着这部教科书来报考研究生的，也因此得到了高分；但是从神话本来的样貌看，这种知识是有问题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片面，即来自狭隘的历史学习习惯的片面，其特点是盲目崇信文献记录的古典方式。它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方面表现为把古神话和古史记录相混同，而不顾及神话记录方式和表述方式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表现为把文献采纳神话的时代和神话实际发生的时代相混同，而漠视口述在神话传承中的作用。古史辨派就是这种习惯的代表。大家知道，古史辨派的做法实际上是“古书辨”，他们并不重视文献以外的历史记录，例如考古学的、民族学记录。表面上看，他们是怀疑古书的，但实际上却是迷信古书——以古书为唯一的论证依据。它和前述两种片面性一样，势必遗忘神话资料在表达方式上的特殊性，也遗忘一个基本事实：神话是生存于原始文化之中的人类智慧的遗存。



我的意思是：对经典哲学之前的中国智慧进行探讨，这件事是可行的，因为我们有神话资料。既然经典是关于中国文化的最早系统记录，那么神话就反映了文字记录之前的中国智慧。既然经典是关于中国古代宇宙观的系统表述，那么神话就反映了经典之前的哲学思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神话当作这样一种材料——它能够体现我们通常的知识范围之外的智慧。下面我用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一看法。

二、两个问题

首先一个例证是《楚辞·天问》中的鵠龟神话。关于鵠龟神话，前人谈得不多，今天把它提出来，是因为它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太阳神话。我们都应该知道，中国的太阳神话大致上有四个母题。第一个母题是说太阳、月亮的出生和降落：它们出生在东海之上，在“汤谷”当中洗浴，然后进入西北大荒之中。西北大荒之中有“虞渊之汜”，有“崦嵫”，有“蒙水”，是它们的降落之处。^①第二个母题是说太阳居住在神树之上，九个太阳居在下枝，一个太阳居在上枝。这种神话流传很广。比如成都附近有一个史前遗址叫三星堆，其中出土的太阳树就表现了这一神话母题——这棵太阳树上有九只鸟，所代表的就是降落到树上的九个太阳。第三个母题是说：太阳是羲和生下来的，“羲和浴日于甘渊，主日月之出入”。第四个母题则是说太阳“载于乌”——被乌负载着从东方飞到西方。^②

关于第四个母题，还有一些细节。比如神话说，这只背负太阳从东方飞到西方的鸟叫作“踶鸟”“三足乌”，太阳降落的地方

^① 见《山海经·大荒东经》《海外东经》《西山经》和《淮南子·天文》《楚辞·离骚》王逸注。

^② 见《山海经·海外东经》《山海经·大荒南经》郭璞注引《归藏·启筮》《山海经·大荒东经》。



叫作“羽渊”“委羽之山”。^①也就是说，在神话中，太阳和鸟是合一的，所以太阳鸟在降落的时候要把羽毛解开。但现在我们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就是：这个解开了羽毛的鸟接下来到哪里去了呢？它变成了什么东西呢？还有，这个从天上降落下来的太阳又到哪里去了呢？它怎样回到东方重新升起呢？回答这些问题的神话，也就是晚上太阳的神话。这个神话应该是存在的，但很奇怪，我们看不到关于这个故事的任何记载，在中国古籍中找不到关于这个神话的任何字眼。各位是否也会对此感到疑惑——既然古人能够设想太阳从东到西的飞翔过程，那么，为什么不给它安排一个从西到东的返回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天问》当中有这样一段话：

……何阖而晦？何开而明？/角宿未旦，曜灵安藏？/不任汨鸿，师何以尚之？金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鷁龟曳衡，鯀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这段话的含义，经过学者们的讨论，可以得到一个大概的解释。它可以翻译为：

天户怎样关闭而造就了黑夜？又怎样打开而造就了白昼？角宿未启天关之前，太阳藏在什么地方？鯀不能胜任治洪之事，为什么他又深孚众望？大家都说不必为鯀担心，那么为什么不让他试试看呢？……鯀按自己的意愿取得了成功，天帝为什么要对他加以惩罚？尧把鯀流放于羽山，绝在不毛之地，为什么三年不舍其罪？

但是，请大家注意译文里的省略号，因为它意味着一个问

^① 见《淮南子·精神》《山海经·大荒东经》郭璞注、《淮南子·坠形》。



题：这段话中“鵠龟曳衔，鲧何听焉”8个字，仍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尽管在游国恩《天问纂义》当中可以看到关于这8个字的25种意见，但所有意见都经不起推敲。比如有人认为这里描述了一个水怪打败鲧的故事，但这种看法有悖于《天问》所肯定的另一事实：“咸播苴黍，莆葍是营”——鲧之治水明明功有所成；又有人说这里的“鵠”应该写成蚩尤的“蚩”，是一个氏族而不是一种鸟，但这种看法纯属臆断，并无旁证支持。

实际上，以上这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为什么呢？因为《天问》说到了“角宿未旦，曜灵安藏”。这说明，“鵠龟曳衔”这句话，很可能包含了一个跟太阳相关联的神话。

三、鵠、龟的符号意义

现在我打算向大家展示一些图像^①，来回答上述两个问题。这些图像通常来自考古学的器物。它们将提供一系列启发，不仅让我们知道“鵠龟曳衔”的确切含义，而且让我们知道：神话不只是存在于语言文字当中，它同时也存在于图画当中。更重要的是，我们由此可以知道：神话所表述的并不是幻想，而是系统的宇宙观。

第一幅图是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出现在陕北的庙底沟文化当中，通常人们认为它是“踶鸟”——太阳鸟的图像。这只鸟确实是作为太阳在飞翔的。请大家注意：它反映了古人的一个重要观念，即认为太阳是一种特殊的鸟。

第二幅图是“鵠龟曳衔”的“鵠”，也就是猫头鹰。图中这一位学名叫雕鸮，在生物学上属于鸮形目，鵠鸮科——也就是严格意义上的鵠鸮。它是在晚上活动的鸟，以鼠类为主食。不知道大家是否在生活中接触过它。我倒是接触过的，我在农村劳动的

^① 作者所展示的这些图片，成文时限于篇幅未全部附上。保留这些提示，便于读者循此线索去查阅原图。



那十年里面，住房外面的一棵树上就住了一只猫头鹰。晚上，我总是能听到它凄厉的叫声。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印象深刻。我由此知道，在神话中出现这个动物是很有道理的。古代人也对它作过很多描写，比如喜欢用“鵟目虎吻”“鵟视狼顾”等词语描写它的凶恶形象。另外，猫头鹰属“留鸟”，不迁徙。由于这个特点，它在古代很容易被人当成氏族的象征，也就是所谓“图腾”。

第三幅图是殷商青铜器中的鵟鸮（图1）。它们是商代墓葬中最常见的鸟形器物。商代墓葬中从未出现过燕子的形象，但鸮形器物却是其主角。三件青铜鵟卣分别出自湖南株洲、河南罗山和湖南长沙市郊，都表现为两鸮相背的形状。第四件就是著名的“妇好”鸮尊，1976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它的造型，除整体为鸮形之外，尾部又有一个两翼展开的鵟鸮。请注意这些鵟鸮的姿态：三足鼎立，饰有云纹、雷纹、圆涡形龙纹甚至龟纹。这说明它是同天空和乌龟具有相关性的一种神鸟。看看这些图，我们就知道，古代为什么会有种说法叫“鵟蹲”，为什么《山海经·西山经》说鵟的形象是“一首而三身”。因为鵟鸮的通常形象，就是一个三足鼎立的形象，是一个蹲着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鸮尊上，还有一些圆涡纹。这个纹饰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它是和古代流行的太阳纹一致的。

现在请看第四幅图——殷墟的玉鸮。玉鸮的腿上也有涡形太阳纹。这种太阳纹是和新石器时代彩陶中的太阳纹（涡纹）一致的。因此可以推测，鵟鸮在古代有过一个身份是太阳神鸟。我们



图 1

都知道，《诗经·商颂》讲到过“玄鸟生商”的神话，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个玄鸟是什么呢？过去人总是把它解释为燕子。这种解释确实还是有道理的，因为所谓玄鸟“春分来秋分去”，这一说法和燕子的特点是有关系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假如玄鸟是商民族的图腾神（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说法），那么它和商民族的女性祖先一定有密切的关系。可是，我们在商代的墓葬中（特别是女性墓葬中）却没有看到燕子，相反看到大量的猫头鹰。这就使人不由得去猜测，这个玄鸟指的并不是燕子。我的意见：这个玄鸟指的就是猫头鹰。为什么呢？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证据。比如现在大家看到的第五幅图，是红山文化的玉鸮，用玉制成，是一个用于仪式的器物。红山文化分布在西辽河流域，辽宁西部和内蒙古东部，和东夷民族的文化有很密切的关系。学者们也普遍承认，商民族和东夷民族是有族源关系的。既然玉鸮不仅出土于红山文化，而且出现在殷墟妇好墓里面，那么我们可以把红山文化和东夷文化联系起来，把两种鸮形器物看作是同样一种文化、同样一种信仰的产物——当然，也可以说是同一种图腾的产物。这一点可以证明，鸮就是商民族的玄鸟。

还有一个证据是：在西周以后，鸮的地位是不断下降的。在周代的器物中很少出现鸮的形象，至少我没有看到过周代鸮的形象——特别是在用于祭祀的重要礼器中没有鸮的形象。为什么商代有而周代没有呢？这就说明鸮这种鸟是具有民族属性的。而我们知道，图腾就是一种具有民族属性的观念，是在特定人群中流传的崇拜方式。不仅如此，而且从周代开始，各种各样的文献都把鸮描写为恶鸟，描写为凶残之鸟。比如《诗经·豳风》里有《鸱鸮》这一篇，说鸱鸮是凶恶的鸟。又如《史记·封禅书》说到“今凤皇、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鸮数至”。至于把鸮和麒麟、凤鸟这些祥瑞之物进行对比的情况，就更多了。今天上午徐毅告诉我，他说从西汉开始鸮就